

續傳燈錄卷第十六

濟五

大鑑下第十三世

黃根慧南禪師法嗣下五十九人

石霖琳禪師
上藍順禪師
開元子琦禪師
三祖法宗禪師

四祖法演禪師

佛印宣明禪師

大鴻穎詮禪師

興化法澄禪師

契雅禪師

五祖曉常禪師
靈岩重確禪師
九樓法明禪師
花榮元恭禪師
寶蓋子勤禪師

雲峯道圓禪師
脈紫惟亨禪師
積翠永菴主

東林常總禪師
雲居元佑禪師
達隆昭慶禪師

延慶洪准禪師

登雲超及禪師
靈隱德滋禪師
保寧圓璣禪師
報本慧元禪師
清隱清源禪師

禾山德魯禪師
祐聖法密禪師
法輪文昱禪師
隆慶利儀禪師
大光應尾禪師
昇山紹南禪師

慧林德遜
三角慧澤
歸宗志芝
昌黎志之
黃龍自慶
水南智叔
南華清桂

芭蕉仁琇禪師
章法覺信禪師
帰宗進首座
石鼓洞珠禪師
寶勝澄甫禪師
西峯正信禪師
翠岩寶贊禪師
雲門希晏禪師
乾明超瑩禪師
雲頂清泰禪師生三十五
慧林若冲禪師法嗣八人
華嚴智明禪師

清泉崇雅禪師
慧日富禪師
湧泉以禪師
金粟集英禪師
慧日普覺禪師
普寧惠因禪師
鶩湖崇堅禪師
吉祥有臻禪師
景德本隆禪師

資聖本禪師
天鉢圭元禪師法嗣六人
祖印善丕禪師
善勝真悟禪師
洞山仙禪師
義安慧深禪師生三十六
三祖冲會禪師法嗣二人

壽聖子邦禪師
楊州石塔戒禪師生上五見
景德元泰禪師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六人
佛窟可英禪師
中竺禪慧禪師
岳林曇振禪師生上二見
景德嵩禪師
白鹿仲豫禪師生上三無錄

臨安居潤禪師一人甘露明廣禪師一人

黃龍南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琳禪師初行脚時與夾山齡同行
久依佛曰才禪師罷參矣因與齡同遊黃蘖
見慧南禪師小谷不許其旨師遂求入室齡
大怒痛毆一頓而去師獨留未幾大悟黃龍

宗旨機鋒穎脫名振赫林在南公坐下與文
開西英邵武等齊名遂開法於石霜上堂示
衆曰霜華一境極目蕭然枯木堂前風行草
偃綠水滔滔無盡白雲合而還開往来禪客
訖是觀光林下相逢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
麼良久曰烟村三四月別是一家春下坐又

口或談玄或說妙德山臨濟拍手笑更言無
說是菩提多年梁上生芝草竊僧問拈撻舉
拂拈放一邊請師答話師曰高僧眼僧云作
家宗師師曰脚下蹉過僧以坐具畫一畫師
曰自領出去又問法王出世請施號今師曰
一二三四五僧云法今施行師曰滿湘船子
春五

問慈雲禱謁楚日輝三

輝大眾欣然乞師一接
師曰好僧云不言舍有象何處謝無私師曰
否汝溪邊笑點頭問石霜枯木重生時如何
師曰海底金龜走天邊玉兔明僧云恁麼則
覺華開有地果熟自然香師曰須彌頂上面
南行師說法頗類真淨然於真淨不相識而

心教之在石霜時真淨在洞山師以頑造僧見之有曰僅僅四海求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師於元豐七年三月初八日淨受沐浴至夜小參曰平生行脚方始見人平生參禪始終得力成佛作祖不離方寸鑊湯爐炭只如今這箇消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聽吾一

頃大幻一段光明燭爛苦惱衆生早晚分散夜半端然示寂聞維得舍利葬于本山
斬州開元子琦禪師泉州許氏子依開元智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乘謂翠岩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垂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顏辭參橫翠

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確古今邊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茗幕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鉅客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邊僧逆問老和尚三閑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夢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禁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坐室中垂示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追它語脉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上堂虛空無内外事理有短長順則成菩提逆則成烦恼龍常睡露

杜亦懊惱大道在目前更於何處討以拂子擊揮床上堂四面亦無門十方無辟落頭髮
第五
鬆耳卓朝箇箇男兒大丈夫何得無繩而自縛且道透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問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微塵裏轉大法輪時如何師曰一步進一步曰恁麼

則四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師曰作客不如歸家曰久嚮道風請師相見師曰雲月是同谿山各異

洪州上藍順禪師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勤渠純至禁林後進皆敬愛之初出蜀時與圓通訥偕行已而又與大覺連游甚久又善於老

蘇公故黃門後贊其像云與訥偕行與連僧慶得法於南爲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刹又住景福香城雙峯學者過其門莫肯留師亦超然自得視世境如飛埃廻目毒八十餘坐脫于香城山顏貌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邀延之叙別延之至而師已化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入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勘婆子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恁麼去佢言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庵又作黃龍三閑頌曰長江雪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

妙意偏於浪裏覘風海又曰南海波斯入大
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
西峯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
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猶兒偏解
捉老鼠頗爲叢林稱頌云

五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哭

鹽添得渴問如何是道師曰十里雙碑五里

單堠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少避長賤避貴
問如何是善知識所爲底心師曰十字街頭
一片輒曰如何是十字街頭一片輒師曰不
知曰既不知却恁麼說師曰無人踏著上堂
五十五時人盡解數倒拈第二籌茫茫

者無據爲甚麼無據愛他一縷失却一端上
堂明晃晃活鱗鱗十方世界一毫未拋向面
前知不知莫向意根上拈掇拍一拍上堂架
梯可以攀高錐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鍊可以
掘鑿雖利而不能到風輪其罷者費功其謀
者益妄不如帰家坐免使走塵壤大泉那箇

是塵壤祖佛禪道

斬州四祖山法演禪師桂州人也僧問如何
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
汝喫甚茶作山河大地上堂茶熟柯秋已暮
參玄人預警信謂來年更有春等閑踰了岩
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岩前路良久曰始上堂

主山吞却案山尋常言論拄杖子普該塵刹
未是爲奇光境兩亡復是何物良久曰劫火
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上堂佛祖之
道碑立千仞擬議馳求還同點額識不能識
智不能知古聖到這裏垂一言半句要你諸
人有箇入處所以道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
天欲識白牛處但看觸體前如今頭上是屋
脚下是地面前是佛殿且道白牛在甚麼處
乃召大衆衆舉頭師叱之

問達摩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看不見僧云出
水後又何師曰清香滿路上堂曰一念信心
一念佛念念更非是別物六門出入豈神通
一道光明無執則行亦行坐亦坐或語或笑
非兩箇目下若也認得深青山萬里無寸草
齊五南嶽高臺寺宣明佛印禪師僧問正法眼藏
涅盤妙心便請拈出師直上觀僧曰恁麼則
人天有賴師曰金屑雖貴

齊州靈岩山重確正覺禪師上堂祖師心印
狀似鐵牛之樣針挑不出匙拖不上過在阿
誰錄雖千種草香只一株蘭上堂不方不圓
不上不下驅鳴狗吠十方無價拍禪床下座

潭州大鴻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
師曰黑漫漫地僧云磨後如何師曰擦破頭
門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廣州上船
僧云意旨如何師曰少林面壁僧云學人不
會師曰歸去西天上堂曰山高水冷游人罕
到牧牛坡下棹客縱橫出入入莫教落草
恁麼說話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良久曰却憶
仰山曾有語一回入草一回牽吽

安州九嶺山法明禪師上堂僧問齊坐既臨
於此日請師一句露尖新師曰言中有響僧
云舉鶴連天叫金烏遙木飛師曰識取話頭
又問到寶山中空手回時如何師曰用力者

失僧云途中用盡意惱惱却回歸師曰切忌
道著示衆曰心本絕塵衆生自昧猶如澄清
大海浪起風生亦如皎潔太虛雲興雨作諸
仁者風未興雲未起寒山捨得賀太平九嶺
山嶺松高翠寺前流水古今清明眼衲僧須
仔細乃笑曰久立亦重

清五

黑泉晏秀禪師僧問滿口道不得時如何師
曰話墮也問不與萬法為侶時如何師曰自
家肚皮自家畫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
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
枕頭曰撓不恁麼時如何師曰答啼嶺上花
叢岩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信州玉峯鷺慧覺禪師上堂大眾百千三昧無
量妙義盡在諸人脚下各請自家回互采
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為橋梁
柔和作依怙居安則處危在樂須知苦君不
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圓頭共
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

汗如雨

洪州興化法燈禪師上堂曰雲龍碧嶂雨灑
長空百草聞青千山競翠遮那境界花藏門
開屐履善財重重弥勒交參主伴更互敷揚
大悲無窮度生不倦大眾還見弥勒麼良久
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鵝鴨啼處百花香

衡州花藥元恭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通
身無障礙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來往任
縱橫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枝葉甚分明
僧云出水後如何師曰一任衆人觀僧云
天地若教出池塘焉敢戒師曰莫妄想問兆
象未生時如何師曰波斯讀梵書僧云生後
如何師曰胡僧笑點頭僧云欲生未生時如
何師曰洗脚上漁船僧云全因今日也師曰
梳頭不洗面

安州興國契雅禪師僧問請師不於語嘿裏
答話師以拄杖卓一下僧云和尚莫草草忽
忽師曰西天斬頭截臂僧禮拜師曰墮也墮

也上堂曰心如朗月連天靜遂打一圓相云
某山子亦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
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什麼九天
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窓
下花落花開自有時下座

清五

潭州寶蓋山子勤禪師僧問師今已唱胡家

八

曲更將何法示來徒師曰一字兩頭垂僧云
威光分此夜照用出何門師曰頭上光明炬
赤脚下黑凍顛頽僧云入水見長人師曰傍
觀者醜上堂曰溪山雖異雲月是同順應方
圓任自西東大眾法不離色響不離聲到這
裏明明聲色顯露如何透得還有透得底麼

良久曰鍾鳴鼓響相交應青山不礙白雲飛
大庾嶺云峯寺道圓禪師南雄州人性純至
少游方艷艷參而未大透徹聞南禪師在黃
葉積翠庵住依之一日燕坐下板聞兩僧舉
百丈野狐因緣一僧云只如不昧因果也未
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云便是不著因果也
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師聞其語悚然異之不
自覺其身之起意行上菴頭過澗忽大悟見
南公叙其事未終涕泪交頰南公令就侍者
搘孰寐忽起作偈曰因果不落不昧僧俗本
無忘却詳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
御櫈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見之大

父之又作風幡偈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
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
少閒真淨文禪師大稱賞之以爲機鋒下
減英邵武尊手書此二偈云師晚年住大庾
雲峯寺

福州延慶洪準禪師桂林人久從南禪師游

清五
天資純謹未嘗忤物聞人之美如出諸己喜
氣津津生眉宇間聞人之惡必合掌扣空若
自退悔者見者莫不笑之而師真誠始終一
如出世延慶暮年謝院事寓迹寒溪寺壽已
逾八十矣日夕無它營爲眼食之餘惟吟梵
音贊觀世音而已臨終時門人弟子皆赴壇

越供惟一傑夫在師勢磬坐土地祠前誦孔
雀經一遍告別即歸安坐瞑目而逝三日不
傾鄉民來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于
地有頃門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火熟
久視之寂然去矣神色不變頰紅如生道俗
塑其像龕之

南嶽勝業惟亭禪師僧問學人乍入蟻林乞
師指示師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僧云十二
時中如何履踐師曰白雲無心青天有日示
衆曰有利無利莫離行市王老師賣身即不
問且道廬陵米有人酬價磨若無人老僧自
賣自買去良久曰東行不見西行利以拄杖

卓一下

桂州登雲山超及禪師僧問未審如何登
師曰柳標橫擔不顧人僧云山高嶺峻如何
上師曰直往千峯萬峯去僧云便是爲人處
也無師曰看脚下僧云謝師指示師曰嶺後上
曰登雲山大嶺峻良久曰山僧今日平地上

喫丈下座

黃蘖積善永菴主示衆曰山僧住此菴來無
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異珍寶只收得
火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今它烟燄不絕火光
長明遂以拂子擲下時有僧就地拈來向口
邊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

邊烟消火滅去便拂袖歸菴僧吐舌又審間
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云見偉藏主有
箇安樂處師曰試舉似我奇因叙其所得師
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語偉偉大笑云
汝非永非也奇走積翠質之于南公南亦
大笑師聞之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
清五

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
古雖

舒州宿松縣靈隱德滋山主蜀人住院二十
年每日獨自上堂曰朝朝相似日日一般只
這便是更莫別求元豐六年十月四日陞堂
集衆良久曰會麼衆無語師歎然而逝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禪師延平施氏子父
依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
皆符識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
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
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
處曰古殿戶開光耀爛白蓮池畔杜中人師

湧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
汝眼睛漫爛汝鼻孔東林別不然終歸大海
作波濤擊禪床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頗明
佛意佛意離丈墨故白蛇不識書圓悟宗乘
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
時人猶尚挹橋柱澡洗把纜放缸良久曰爭
恠得老僧濟五

金陵保寧寺圓璣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生
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堂中瞌睡寮裏抽辭
曰便恁麼時如何師曰須知有轉身一路曰
如何是轉身一路師曰傾出你腦髓拽脫你
鼻孔曰便從今日無疑去也師曰作麼生會

曰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師曰須是恁麼上堂道源不遠性海非邊但向已求莫逸它覓古人恁麼說話大似認奴作郎指鹿爲馬若是翠岩即不然也不向已求亦不從它覓何故雙眉本來自橫鼻孔本来自直直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等來多虛不如少實且道如何是少實底事良久曰冬瓜直饒個瓠子曲彎彎上堂春雨微微百事皆宜禾苗菜秀蔬菜得時阿難如合掌迦葉亦攢眉直饒靈山會上拈花微笑等來猶涉難微爭似三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便說誰晉瞬目揚眉更有一般奇特事末後

一著更須知擊拂子下座上堂廣尋文義錯裏求形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輩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絕不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道白雲甘爲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師示寂闍維有終不壞者二參以五色舍利塔于雨花臺之左南康軍雲居元枯禪師姓王氏信州上饒人家村裏老翁深耕淺種各知其時有事當面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蘖即往依之十餘年

南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嶽焉祖故基衲子追隨聲^重楚間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盡禮致師爲第一世師欣然肯來道林弊房蠻穴間見峯巒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師夷亦之爲虛堂爲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師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

清五
十二
得壞吾法尚無凡情況存聖解乎六年而歿

閩崇成棄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王礀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方袍師作偈辭之曰爲僧六十齡先華無補空門愧出家願乞封廻禮部牒免辜盧老衲袈裟人問其舉音王調唱菩薩蠻奏沒弦琴舍太古意當

是時文殊休惆悵普賢謾沉吟任是千聖出頭來異口同音也不消一剎久立玆重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皎箇真消息憑君仔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相禡不了殃及兒孫擊彈床下座又示衆曰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彈床曰梵音深

濟五

十三

當迦我佛西天竺法火化歸塔遂說偈曰今年六十六三處因緣是夜半火燒山跳入火中浴言畢示寂閻維得五色舍利塔建于雲居山師清瘦疑白不剪風度英特說法好謨呵諸方雅自称王祐上坐云

報本慧元禪師杭州倪氏垂髫凜然如老成人

祐

禪

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項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如是信擊彈床下座師於壬申年七月七日夜子時方丈敷坐謂衆曰三處住持不傳一法火風聚散物理常情吾滅後不得隨世俗厚葬綏經哭泣

戲于前袖手趺坐而已父母商略云児材如此豈堪世用令事佛僧乃可耳師聞之即瞿然起拜遂依城南精舍誦法華經年十九剃髮受具遊方至京師寓止華嚴有圓明法師者見而異之云上人齒少從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從南海來無它求惟求佛法圓明

笑云王城聲利捷徑酒色財龍橫目爭奪日
有萬端寧有佛法乎佛法盡在南方也師乃
自洛京游襄漢徧歷名山所至親近知識然
俱無解悟治平二年春至黃龍時南新自積
翠來龍象四集師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
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湖陽

奇之深恨老師不及見留逾月乃渡還吳中
道俗師尊之又延住崑山慧嚴院十年嘗夜
舟歸自霅川冠劫舟白刃交錯舟人驚怖不
知所出師安坐徐曰錢帛皆施汝人命不可
害也盜既去至旦人來視舟竟師死矣而貌
和神凝如常日其臨生死拘福能脫然無累
如此元祐四年移住永天萬壽寺衆益盛躬
自持鉢至湖州湖人云師到處爲家何苦獨
遣僧造黃龍持法嗣書南視其名謂專使吾
偶忘此僧書未欲開可今親來見老僧專使
反命師即日腰包而來至豫章而南已圓寂
因留嘆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師語大

遂住報本禪院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坐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右司諫陳公瑩中在湖親見其事云師爲人孤硬風度甚高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禪師門弟子能蹤跡其行藏者惟師而已遺言葬

菡萏舉箇時節因緣與諸人商量却被帝釋梵王在門外抑眼中努出頭來先說偈言梟梟颶輕絮且逐風來去相次走綿毬休言道我絮當時撞著阿佛羅把住云任你絮忽逢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一句作麼生道於是帝釋縮頭入抑眼中良久曰參

清五

十五

峴山之陽門弟子元正問何獨念峴山平師曰它日可建寺後三十年太師楚國公王黼追想師道爲請于朝賜謚證悟禪師塔曰定應有旨建顯化寺歲庚僧以奉香火云揚州建隆昭慶禪師泉州晉江林氏子也示衆曰始見新歲倏忽早是二月初一天氣和

南康軍清隱潛菴清源禪師豫章鄧氏子上堂寒風激水成冰杲日照冰成水冰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不用強生擬議上堂先師初事樸賢誕泐潭澄壁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掌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閑語以驗

學者而學者如蕭公盍龍龍現即怖

吉州永山德普禪師生於縣州蕭氏少尚氣節有卓識見富樂山靜禪師合爪作禮曰此吾師也靜與語奇之拱歸山中陰察之其作止類老頭陀靜云此子賦性豪縱不受控制而能折節杵臼炊爨間以事衆為務是為希有年十八得度受具秀山講席解唯識起信論兩川無敵難詰者彌義虎罪圭峯疏義多臆說摘其失慶誠學者不可信老宿皆數之云圭峯清涼國師所印可汝敢雌黃蚍蜉撼樹汝今是矣師嘆曰學者以名位惑久矣清涼圭峯非有四目八眸也柰何甘自退屈乎

乃出蜀至荊州金鑾夜與一衲偶忘其名衲見丫山情菴主師聞其貌參問之曰經論何負禪宗而長老多譏呵之耶衲云以其是識情義理思想邊量非能發聖得道脫有發聖得道者皆藉之以為緣耳儻不因自悟唯經論是仗則能讀能知能見能解者皆登聖成道是仗則能讀能知能見能解者皆登聖成道去矣寧尚與僕輩俯仰耶唯以死語是所知道障故祖師西來也如經言一切衆生本來成佛汝信之乎對曰世尊之語豈敢不信衲云既信矣則尚何區區遠來乎對曰聞禪宗有別傳法故來耳衲笑云是則未信非能信也師曰其病安在衲云猶羣南禪師出世久

予見之不宜復見則當使汝疾有瘳矣師即日還行以熙寧元年至黃龍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欄外復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利竿著赤首如何南公云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南公云智者道場關將

濟三十六

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師嘿然良久理前問南公俛首師趨出豁然有省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一睡八年秋游螺川待制劉公請住慧雲禪院七年遷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為徒壘設吾若死汝曹

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問云和尚樂時遂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裏空生師其中致祭詩文跪揖上食師飲食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為之至明年元日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止師坐燃香而化閱世六十有七坐四十九夏全身塔于寺之左

東京慧林佛陀德遜禪師姓楊氏福州候官人也少習儒業學問該博頗著聲譽忽厭塵紛發志求道遂依東京天寧寺慧照上人出家試經得度偏扣知識造南禪師法席投機開悟久為侍者後游講席初出世汾陽之淨

土次遷太原之白雲常坐不卧縗素欵服尚
臘既高道行益固遂奉詔住慧林開堂日
哲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師陞座問荅罷乃曰
清五
傳持此事豈以搖唇鼓舌馳騁言鋒而可議
然於方便門中事無一向是故文殊以無住
爲本唐溪以無念爲宗無念之宗爲萬法之
宗無住之本爲萬法之本衆生棄本逐末背
覺合塵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故祖師西來不
立文字特唱宗乘只教諸人明見自性與佛
同書歇則菩提不從人得佛言我於然燈佛
所無一法可得然燈佛方與我授記若有
法可得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如是舉唱猶

是化門且道不落化門一句作磨生道冬無
寒臘下看後曰諸仁者道非隱顯遇緣即宗
法無去來因時而會若緣時而未會雖佛祖
亦何爲且陝張祖席創立慧林豈一僧之所
能必假國王大檀越爲之護助佛日乃可光
揚自昔京城未聞是道先帝始建法幢巡四
海之高源爲一時之大事故今日佛道如此
之盛十七皇帝陛下少踐丕圖早聞妙法不忌
佛記克綱前芳遂令山野之人獲預朝廷之
命即將此開堂善利上祝聖壽無疆伏願
舜日與佛日齊明光風與祖風並扇萬邦無
事時當熙盛之年四海晏清人樂昇平之化

久立珍重泊。哲宗升遐百日入內賜號佛
院禪師未幾。太后上仙師又被詔入內。升
座舉揚般若賜寶甚厚。黃龍法道至是始盛
於京都。於大觀間示寂。

隆興府祐聖法窟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
龍深蒙印可。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維
妻滿腹未易攻治。必瞑取之。藥而後可瘳。就
今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已病。
不亦在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媿。

荊州三角山慧澤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眾
側聆。師卓拄杖一下。僧曰。答。即便答。又卓齒
甚麼。師曰。百雜碎。

南叢法輪文呈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
一喝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北鬱
單越。

廬山歸宗志芝菴主臨江人也。杜為莎蕩依
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
到了令人哭。眉毛本無用。無渠底破綃。未參
清五龍引退。芝陸沉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
芽蘚軟初離焰。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
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
不擇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
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雪隨風雨去。到頭不似
老僧閒。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
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像而齊現在
地則連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
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久
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爲氣者乃道之
滿適於變者爲法之妙靈機不昧亘古亘今
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
鎚作磨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
碧漢變化無方圓青白誰知蹊路可
正道得箇甚處人日莫妄想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
且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
不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
麼

常州廣福法照臺章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春來花自發僧云學人未曉師

濟五

十九

曰秋至葉先凋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頭
角分明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一二

三四五六七僧云意旨如何師曰萬物皆從

這裏出

楊州石塔戒禪師自慧林得旨後住杭州西
湖一刹再住楊州石塔忽退席渡江東坡知

楊州重請住持疏有為東坡而少留之詔是
點授學士為宣之師於此名重一時東坡又
為作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
故當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
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綺成百衲諸法念念遊
此衣非昔在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報此
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
壞師為東坡所知可見其為人也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

羅普現萬象齊觀南北東西交橫互映重重
帝網百億垂形海印叢光大千普赴如斯語
話無不盡知且道迷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不舉頭
台州佛窟昌國可英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一輪緣出海萬國盡霑恩云學人
不會師曰紙為分明極翻人所得遲問如何

不作賤作麼生醉價僧無語師曰山僧今日

失利問寶坐既登於此日箇中消息請宣揚

師曰颶颶和風飄飄細雨僧云言前超有路
句後越毘盧師曰也不消得問知師解接無

根樹妙手能掩海底燈學人上來請師一接

師曰堤柳乍開金眼細嶺梅初綻玉苞香

僧

濟五

年

云圓音繞剖大眾霑恩師曰伶利人難得乃
曰若論此事不在僧之與俗男之與女賢之
與愚貴之與賤悉皆具足曾無少良由根
有利鈍見有差殊向聲色裏轉却何以知之
豈不見道名言滯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
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且作麼生是目

前事還知麼良久曰眼裏無筋一世貧

天鉢文慧重元禪師法嗣

恩州祖印善丕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通
上徹下云如何是法師曰徹下通上乃曰通
上徹下微下通上迷有千差悟無兩樣喝一喝

又上堂曰千家門萬家戶貧底貧富者富其

或未管地三途未是苦擊拂于一下又曰人
人獨耀箇箇極則粗印如斯說話非常有損
有益乃拊掌一下曰噫又復引人入荆棘喝
一喝又曰潭中浩月嶺上白雲達磨西來莫
如此說拈拄杖曰也大奇拄杖解說不思議
翠香臺下坐又曰堪作標者作標堪作柱者作柱

霍利衲僧便知落處暮拈拄杖口還知這箇
堪作什麼打香臺一下口莫道無用處復打
一下又口看看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捆
走去見維那破維那打兩捆索柱呵呵笑打
著這師伯祖印路見不平遂拈拄杖口來
雖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坐

濟五

廿一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姓田氏滄州鹽山人
幼以孝聞母喪出家剃落累成皓清州元禪
師叢席入室咨參一日山行取葉淨手豁然
契悟投機頃曰大奇大奇動用還迷更問如
何募口便槌山居苦行絕粒七年太守錢公
請師出世僧問禪關劄關祖道重興千聖靈

機願師舉唱師曰秋觀黃葉落僧云千聖靈
機蒙舉唱我師闡捩意如何師曰冬見萬木
枯僧云恁麼則木馬嘶時花遍地泥牛行處
海雲凝師曰也須會始得問如何是祖師印
師曰地靜天寧僧云如何是心印師拍牘一
下僧云佛祖心印相去幾何師曰言淺理深
問如何是衲僧得力處師曰月上青天僧云
未審有何憑驗師曰莫瞌睡乃橫按拂子曰
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釘截鐵剝
剝地漢始得若是限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卽
有分擊禪床下坐又上堂顧視大眾口無異
思惟詰詰詰昨日晚今日寒抖擞精神着

力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顏頰變得不顏

看看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夷影迷形不知形爲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本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

不實莫設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甚麼拱手歸降師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

師日夜眠日走

杭州臨安居潤禪師僧問爲因開堂於此日

師將何法利人天師曰將謂劍利衲子僧云一炷名香祝聖恩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無語師曰氣急殺人間清淨本然徧周沙界卷

內人爲什麼不知菴外事師曰合恁麼僧云特伸請益師曰有甚相虧乃曰大衆但看從上古聖挑囊負鉢出一叢林人一保社若不得箇入處晝夜不捨參問知識裝著鹽著忽然替地始知刀是鐵做一時放下便乃天台普請南岳遊山左之右之不居惑地諸仁者

古人既怎麼會今日欠少箇什麼良久日多
虛不如少實

續傳燈錄 第十六

濟五